

部分重點文物



這台德國「飛人牌」手縫縫紉機（同型號），在1934年時隨任紅一方面軍某部縫紉班班長葛接調一同踏上長征路，過雪山、荒原、沼澤，經受高寒缺氧。飢寒交迫之際，他仍像保護生命一樣保護這台四十多斤重的縫紉機，一刻也不離身。



朱理治曾在解放戰爭期間擔任東北軍區後勤部副部長。1948年11月，隨陳雲等赴瀋陽，兼任瀋陽軍事管制委員會後勤處處長。在與陳雲共事期間，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件由陳雲親自挑選的棉大衣就是見證。朱理治曾在1941年臨危受命，出任陝甘寧邊區銀行行長，並建立起獨立自主的貨幣體系，為穩定金融貿易和發展金融業作出了巨大貢獻。2007年5月，這件文物由朱理治的長子朱佳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捐贈給史館。

■ 徐文濤（左一）在東北軍事後勤史館為觀眾講解。受訪者供圖







■ 史館今(右)昔(左)。



史館供圖

後勤築勛業 老兵建展館

徐文濤創立全軍首個戰區級後勤史館 15年一肩挑 七旬不言休

一間廢棄的軍區後勤食堂，一位提前退休的老兵，15年默默堅守，建成並持續管理運行着全軍第一個戰區級的後勤史館——東北軍事後勤史館。從青絲到白髮，對於史館創建者、東北軍事後勤史館館長、退役陸軍大校徐文濤而言，這裏每一件文物、每一塊展板背後都凝結着他難捨的軍旅情，為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東北戰區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瀋陽軍區的後勤保障工作留下了珍貴歷史紀念，更成為東北地區黨史、軍史的重要部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遼寧瀋陽報道

「——生做成一件事。」2004年底，還在聯勤部師級領導幹部崗位上的徐文濤抱定這樣的信念，提前兩年主動「辭官」，一心投入到史館的建設上。「當年軍區聯勤部領導找到我，說是想建一個軍區後勤史館，需要一個能『一肩挑』的人，」如今69歲的徐文濤已一頭白髮，說到建館時的初心，他依然神采飛揚、心潮澎湃，「那時我心裏也沒底，但我在後勤幹了一輩子，」想到孫中山的一句話「立志做大事，不立志做大官」，他莊重而堅決地接過了那把開啟新征程的鑰匙。

自學設計展板 改造廢棄食堂

徐文濤接下的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他所有的家當就是那座3,500平方米空蕩蕩的廢棄後勤食堂。在沒有幫手、幾乎是「白手」建館的最初日子裏，他馬不停蹄地走訪軍區老前輩，通讀數千萬字的歷史資料，自學設計展板，從字號大小到建材採購等事無鉅細均親身上陣。為了趕在2006年「八一」前開館，他每天睡眠不足三個小時。

經歷了無數個不眠不休的日夜，史館終於初見模樣，而徐文濤卻更加忙碌了。從創建人到館長，再到講解員、文物徵集員，他又一次「一肩挑」，「我們這裏沒有編制，2011年退休後我就開始義務堅守崗位」。他決定把這個重擔「一挑到底」。

搜集文物最難 保留史料千件

最難的是文物史料的搜集。「你能想像挑着一台縫紉機走完長征嗎？」徐文濤目光如炬，「這是我們一位老軍需部長的親身經歷，那也是長征中唯一一台縫紉機。」被背後故事深深打動的徐文濤決心要尋到這台機器，並將其作為最重要的部分展示在展館中。但當年那台縫紉機已難尋得，不放棄的他還是在古玩市場找到了唯一一台同型號的。「對方要價太高，史館每年的經費有限，我就連續三個周末到古玩攤位上講價。」

徐文濤動情地回憶，「這裏的每一段文字、每一件文物背後，都有一段故事。」他指着展板上的一段文字回憶到，為了查證1945年我軍接收日軍532倉庫的準確位置，他曾先後詢問了幾百人、參觀了50多家軍內外展館，這段文字濃縮了他調研得來的萬語千言。如今，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史館已擁有3個綜合館6個分館、5萬餘字解說詞和2,000餘幅珍貴歷史照片、近千件歷史文獻和文物。

堅持親自講解 插尿管不缺席

從開館到2018年史館志願者來支援之前，徐文濤幾乎沒有休息日，堅持只要有來客就親自上陣做講解，累計完成超過1,700場，每場持續兩個多小時。拋開死板的說教，徐文濤的講解生動地還原歷史，備受觀眾歡迎。

「朋友們，在我們被弱肉強食、飽受欺凌的時候，誰能說說哪個國家侵佔我們的國土最多？」這段極具鋒芒的開場白，是他在講解史館「國恥館」部分中一張1936年版的《中國疆域變遷圖》常用的一段話。記錄歷史，徐文濤堅持實事求是、客觀真實地展示，在講解中，他也打破「大凡有爭議人物」就迴避的「常規」。

然而，激情澎湃的講述背後，是徐文濤強忍病痛的軍人意志。2013年的一次講解中，徐文濤突發疾病導致尿瀦留，亟需住院治療。可已經預約好的講解怎麼辦？「不能讓觀眾撲空」，於是他帶着尿管，忍着劇痛講解。

「到現在，我一共插管導尿15次。」徐文濤平靜地說起病情，「好多人不理解，說我傻，退休了在家頤養天年多好！」他搖頭，「這就是我的人生價值，是我驕傲的事情，就是我還有用！」他一字一頓，擲地有聲。

■ 2006年徐文濤拜訪老兵，充實館藏。受訪者供圖

▲ 史館中抗美援朝戰爭部分的展板及文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 建館之初，徐文濤大小事情都得親自上陣。受訪者供圖

保障前線堅強後盾

後勤部（聯勤部）是負責為軍隊的經費、物資、運輸、技術、醫療、營房等提供保障的勤務部門。1998年之前稱後勤部，海陸空三軍分別各自有自己的後勤部，負責自己軍種的後勤工作。2000年之後，成立三軍統一調配供應的聯勤部，後於2015年撤銷。2016年9月，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成立大會在北京八一大樓隆重舉行，標誌着具有人民解放軍特色的現代聯勤保障體制正式建立。

「東北戰區的後勤史，也是東北人民的戰爭史。」徐文濤用這樣的歷史定位看待自己堅守的事業，正如史館展廳中懸掛的十餘張歷史照片表達的那樣，「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在我軍歷史上，後勤部隊雖未衝鋒陷陣，卻以血肉之軀搭建起一座座物資供應橋樑，保障前線戰士衣食住行。

■ 史館收藏的11張「收條」，講述了東北解放戰爭時期軍民的魚水情深。史館供圖

現代後勤部始於東北

早在抗美援朝戰爭時期，東北就是這場戰爭的總後方基地、全軍總後勤部的所在地，現代後勤工作便是從那時開始的。1951年6月，為了適應朝鮮戰場上出現的新情況，保證後勤工作和作戰指揮協調一致，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志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從當年7月1日起，東北軍區後勤部的任務對志願軍的直接保障轉為支援保障。

在史館的一個角落裏，11張發黃的收條靜陳在展櫃裏，講述着一段東北人民參與後勤工作、頑強抗敵的感人故事，也體現出東北解放戰爭時期後勤工作面臨的艱難險阻。

百姓家成秘密軍火庫

「今收到大槍拾枝，子彈陸佰貳拾發，手榴彈三箱，糧米拾貳袋，豬兩個。經辦人：李奉廷。」

——其中一張1945年11月的收條如此

2010年至今，徐文濤先後被評為「感動瀋陽十大人物」、全軍首批「最美退役軍人」，被聘為國家國防教育辦公室首批專家……他一手創建的史館也被命名為國家國防教育示範基地。除了部隊提供基本的水電保障，史館的日常支出主要是徐文濤自己承擔。他笑着說，「出名」也有好處——吸引了幾位誠心加入的青年志願者，協助分擔史館的日常工作。

「我被徐館長的事跡深深感動，快七十歲的人自己堅持講解，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還常常和裝修工人一起幹活。」作為2018年第一個來到史館支持的志願者，退伍後下海經商多年的高磊決定投入到徐文濤的史館事業中。從幫忙聯絡老兵到接待觀眾，從學習講解到通讀史料，再到如今帶領百餘人的小小志願者隊伍，高磊說，短短的兩年時間，他的改變很大。

教育下一代熱愛國家

連續多個周末培訓來自不同小學的小志願者，與家長交流心得，「我漸漸意識到，黨史、軍史的基礎教育非常有必要，這一段經歷也讓我教育自己的孩子時更注重新紅色文化的傳承」。高磊希望能夠通過小小志願者的培訓、實踐活動，在孩子的心中種下紅色火種，「希望通過我們做的事情，下一代對國家的熱愛、對民族的責任不僅僅是形式上的，而是能真正落在實地的。」

如今，一批批小小志願者通過講解與帶動，讓更多人認識歷史，感受民族復興的脈搏與心跳。

■ 小小志願者在史館序廳為觀眾義務講解。史館供圖

11張收條 印證東北人民英勇支援

寫道。這是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我軍留給當地群眾的收條，收條主人是地下黨員、當時瀋陽市于洪區達連村長李奉廷。

1945年9月，我軍奉命進軍東北。在日寇長期掠奪和國民黨政權的白色恐怖下，東北物資和我軍的後勤供應極度貧乏，更沒有固定的倉庫保存作戰物資，此時一些進步的民眾家就成了我軍的物資儲存地，李奉廷家就是其中之一。1945年冬我軍初入瀋陽，遇到敵人設卡裝卡不准通過。李奉廷費盡周折弄到一張特別通行證，讓30餘輛卡車滿載我軍急需作戰裝備及軍用物資等順利通過。後來，這些物資的一部分就轉移到李家，從此，這裏也成了我軍的秘密軍火庫。每當聯絡員來李家秘密提取時，都要手持上級領導親筆簽名的收條。

李奉廷冒着生命危險，將每張收條偷偷保留下來，藏在灶台裏。如今，這11張歷經滄桑的收條經李家父子無償捐獻，得以靜靜收藏在史館中，印證着當時軍民深厚的魚水之情。